

名家
散文精品

精評



目 录

前 言	高永年 (1)
鲁迅	
阿长与《山海经》	(4)
好的故事	(9)
周作人	
故乡的野菜	(12)
朱 德	
母亲的回忆	(15)
刘半农	
饿	(20)
郭沫若	
卖 书	(24)
银 杏	(27)
许地山	
万物之母	(31)
叶绍钧	
没有秋虫的地方	(34)
孙伏园	
哭鲁迅先生	(36)
林语堂	
秋天的况味	(43)

郑伯奇	
冬.....	(46)
茅盾	
风景谈.....	(50)
郁达夫	
故都的秋.....	(56)
徐志摩	
翡冷翠山居闲话.....	(60)
王统照	
烈风雷雨.....	(63)
方令孺	
信.....	(65)
庐隐	
月下的回忆.....	(81)
宗白华	
美从何处寻?	(85)
曹靖华	
忆当年, 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	(94)
洱海一枝春.....	(99)
丰子恺	
初冬浴日漫感.....	(105)
孙福熙	
红海上的一幕.....	(108)
田汉	
月光.....	(110)
朱自清	
荷塘月色.....	(114)

春	(116)
绿	(118)
罗黑芷	
乡 愁	(121)
臧伯赞	
内蒙访古	(125)
老 舍	
济南的冬天	(132)
婆婆话	(134)
瞿秋白	
一种云	(140)
冰 心	
小桔灯	(142)
寄小读者(选章)	(145)
俞平伯	
春 来	(157)
川 岛	
悲惨的余剩	(159)
聂绀弩	
巨 像	(162)
鲁 彦	
听 潮	(168)
王世颖	
放生日的东湖	(171)
韦素园	
春 雨	(174)
沈从文	

辰溪的煤.....	(179)
徐蔚南	
山阴道上.....	(184)
丁玲	
不算情书.....	(187)
朱湘	
江行的晨暮.....	(194)
黎烈文	
崇高的母性.....	(196)
冯至	
一个消逝了的山村.....	(203)
叶灵凤	
憔悴的弦声.....	(208)
楼适夷	
雨.....	(211)
吴伯箫	
菜园小记.....	(214)
“早”.....	(218)
难老泉.....	(221)
李健吾	
雨中登泰山.....	(228)
李广田	
野店.....	(234)
山色.....	(237)
梁遇春	
“失掉了悲哀”的悲哀.....	(241)
吴组湘	

泰山风光.....	(246)
陆 鑫	
囚绿记.....	(266)
傅 雷	
傅雷家书.....	(270)
萧 乾	
往事三瞥.....	(275)
阿 累	
一 面.....	(283)
柯 灵	
苏州拾梦记.....	(288)
雨街小景.....	(294)
丽 尼	
鹰之歌.....	(298)
靳 以	
红 烛.....	(301)
师 陀	
谷之夜.....	(303)
徐懋庸	
母 亲.....	(309)
何家槐	
绝 境.....	(315)
季羨林	
黄 昏.....	(320)
何其芳	
独 语.....	(325)
端木蕻良	

有人问起我的家.....	(328)
冯亦代	
故园情.....	(333)
孙 犁	
画的梦.....	(338)
地 震.....	(342)
唐 强	
琐 忆.....	(348)
寻梦人.....	(354)
徐 迟	
黄山记.....	(362)
严文井	
啊，你盼望的那个原野.....	(369)
刘白羽	
长江三峡.....	(375)
碧 野	
母 亲.....	(380)
天山景物记.....	(385)
韦君宜	
病室众生相.....	(392)
黄秋耘	
浮 沉.....	(401)
方 纪	
挥手之间.....	(405)
冯 牧	
瀑布之歌.....	(410)
钟惦棐	

生 命.....	(419)
秦 牧	
社稷坛抒情.....	(423)
汪曾祺	
多年父子成兄弟.....	(430)
魏 巍	
我的老师.....	(434)
峻 青	
雄关赋.....	(438)
海滨仲夏夜.....	(444)
魏钢焰	
船夫曲.....	(447)
陆文夫	
梦中的天地.....	(455)
宗 璞	
紫藤萝瀑布.....	(463)
李乐薇	
我的空中楼阁.....	(465)
谢 冕	
永远的校园.....	(468)
在维也纳感到失落.....	(472)
最初的启迪.....	(475)
流向远方的水.....	(479)
森林二章.....	(490)
张守仁	
林中速写.....	(497)
王 蒙	

苏州赋.....	(500)
张 洁	
挖荠菜.....	(504)
许达然	
四季内外.....	(508)
三 毛	
夜 戏.....	(511)
陶 然	
飘零的歌手.....	(524)
侧 影.....	(529)
雷 达	
还 乡.....	(533)
韩静霆	
酒 话.....	(543)
余秋雨	
这里真安静.....	(549)
废 墟.....	(559)
一个王朝的背影.....	(564)
周 涛	
哈拉沙尔随笔.....	(584)
张承志	
天道立秋.....	(609)
静夜功课.....	(612)
梅绍静	
凤兮凤兮.....	(616)
极 致.....	(620)
黄一鸾	

寄至何方.....	(623)
极 地.....	(626)
苏 叶	
纸雁儿.....	(632)
张抗抗	
我的节日.....	(637)
史铁生	
我与地坛 (节选)	(646)
赵丽宏	
死之余响.....	(655)
王英琦	
河，就是海？	(663)
贾平凹	
月 迹.....	(668)
黄土高原.....	(671)
韩小惠	
我的大院，我昔日的梦.....	(677)
心想事成.....	(684)
季红真	
古陵曲.....	(691)
简 婧	
四月裂帛.....	(698)

前 言

中国现当代散文创作的成果是丰硕的。

奋起，呐喊，追求，是中国最近一个世纪的时代主脉。许多散文家和非散文家正是感应着这种时代节奏而投入散文写作的。所以，连贯起来看，这一时期的散文内涵着大江东去、浪拍云天的气势。当然，散文因其“小”，故多如原上小草，以星星点点之绿，妆点着海角天涯。鲁迅先生把他的散文集名之曰《野草》，庶几乎强调了散文的这一品格。

散文之“散”，历来多着眼于“形散而神不散”。若换一个角度，可否视为放散胸襟、发散思维、散漫随意之“散”？“红雨随心翻作浪”、“无心插柳柳成荫”，这“随心所欲”之间，倒常常会有真正的、纯净的美的发现。宗白华先生在“散步”中研究“美学”（见《美学散步》）；好的散文，一般来说更应在“散步”中诞生。散步是逍遥的、自在的、放散种种警戒的，连那些当“首长”的在散步时也拒绝“警卫员”相随。写小说，写戏剧，总得考虑到“列位看官”、“各位观众”，很少有自己写给自己看的小说和戏剧；散文则同诗歌相似，可以独自吟诵，可以写在“日记本”里，不必关心它怎样才能进入“文学市场”。所以谢冕先生说：“散文的第一主人公是作家自己，第一读者也是作家自己，它往往是作家心灵的私语和倾诉，因此它厌恶并弃绝矫情——人不能对自己都不真实。”（见《新散文十二家代表作》）确实如此。放散胸襟的散文必须是作家心灵窗户的真正的、彻底的开放，否则就是

“做”散文了。中国现代散文中一些脍炙人口的名篇，如《藤野先生》、《好的故事》、《阿长与〈山海经〉》、《背影》、《荷塘月色》、《寄小读者》等，无一不是作者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无一不是在心意逍遥、无遮无隐中完成的。

中国现当代散文创作中有不少名家。他们的作品可以影响一代人甚至几代人。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思想的启迪和艺术的熏陶上，决不意味着可以机械地摹仿和照搬他们的模式。1960年前后，散文界曾出现过“三大家”——刘白羽、秦牧和杨朔。刘白羽注重激情和色彩，壮丽的日出，奔腾的大江，鲜红的玛瑙，辽阔的森林，在他的笔下显得生气勃勃，鼓动着千万人的满腔热血。他用“原上草”燃起了一簇簇鲜红的“野火”，我们要感受和借鉴的，应是他那种纯真的为信仰所激起的赤热情感，以及呼唤胜利、歌唱光荣的青春的浪漫。秦牧显得机智而随和，他谈天说地，妙趣横生，给人以知识，给人以联想。当然，秦牧也只能是秦牧，他留给我们的，更主要的是离离“野草”所感受到的岁月风霜和万事万物的荣枯哲理。杨朔是玲珑而精致的，他的小浪花、小蜜蜂曾经使许多人“心似蛛丝游碧落”；然而，“杨朔”本来就只有一个，只能有一个。大家一窝风去学“老泰山”摘路旁的“野花”，杨朔的韵味就被冲淡了，杨朔的作品本来是散文原野上一束本色自矜的“小花”，若广泛地移植公园，或纷纷在案头清供，只能使它憔悴和退化。艺术散文又称“美文”，美的形式是丰富多彩的，不可重复的。我国现当代散文创作基本上能保持这种充分展示艺术个性的传统，所以异彩纷呈，名家迭起，令人鼓舞。

自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散文创作显得相当活跃，相当繁荣。经济的大潮和城市的扩展，使人们“忙里偷闲”的机会少了；当代人际关系的某些变化，又使人们更热切地呼唤真诚的心灵交流。于是，短小而坦诚的散文作品日益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另一

方面，由于“窗口”打开了，一些新的富于现代气息的创作技巧被许多作者所运用，散文也在“现代化”，如注重直感和幻觉的交织，以“心”的视点去结构全篇，讲求象征，追求流动，向往思辨，等等。传统的散文在面临挑战。谁也不会怀疑这是好事情。但是，力避浮躁，力避玄想，力避“救世”、“警世”心态，力避晦涩绕人的文字表述，还应当引起足够的注意。值得高兴的是，一些有成就的小说家、诗人、艺术家和学者，一些政治家和军事家，一些来自生产第一线的普通劳动者，不约而同地参加到散文创作的行列；这对于我国当代散文的发展，对于散文创作的返朴归真，无疑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作为“野草”的散文，本来就应该植根于世俗生活的大地，本来就应当受到大众的灌溉和扶持。

我国历来重视散文佳作的选编，单是一本《古文观止》就足以叫人们久久凝视，一击三叹。我们选编的这部《散文百家精品精评》，力图在广度和精度上有所突破，以期赢得广大读者的关心和认同。全书编排以作者出生年代为序，每一位作者均做简要的介绍，每一篇作品都有“点睛”的“简析”，以辅助读者的阅读欣赏。参加本书评点工作的，都是从事现当代散文教学和研究的教授、副教授，以及学有专长的青年同志，他们是：袁玉琴、朱晓进、冯云青、岳瑛、沈义贞、冒志祥、骆冬青、潘青松、孔祥卫、倪丽霞。全书的选目、编稿工作，由高永年负责进行。由于水平的限制，本书肯定有不少疏漏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高永年

1995年7月1日

阿长与《山海经》

长妈妈，已经说过，是一个一向带领着我的女工，说得阔气一点，就是我的保姆。我的母亲和许多别的人都这样称呼她，似乎略带些客气的意思。只有祖母叫她阿长。我平时叫她“阿妈”，连“长”字也不带；但到憎恶她的时候，——例如知道了谋死我那隐鼠的却是她的时候，就叫她阿长。

我们那里没有姓长的；她生得黄胖而矮，“长”也不是形容词。又不是她的名字，记得她自己说过，她的名字是叫作什么姑娘的。什么姑娘，我现在已经忘却了，总之不是长姑娘；也终于不知道她姓什么。记得她也曾告诉过我这个名称的来历：先前的先前，我家有一个女工，身材生得很高大，这就是真阿长。后来她回去了，我那什么姑娘才来补她的缺，然而大家因为叫惯了，没有再改口，于是她从此也就成为长妈妈了。

虽然背地里说人长短不是好事情，但倘使要我说句真心话，我可只得说：我实在不大佩服她。最讨厌的是常喜欢切切察察，向人们低声絮说些什么事，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我的家里一有些小风波，不知怎的我总疑心和这“切切察察”有些关系。又不许我走动，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就说我顽皮，要告诉我的母亲去了。一到夏天，睡觉时她又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我没有余地翻身，久睡在一角的席子上，又已经烤得那么热。推她呢，不动；叫她呢，也不闻。

“长妈妈生得那么胖，一定很怕热罢？晚上的睡相，怕不见得很好罢？……”

母亲听到我多回诉苦之后，曾经这样地问过她。我也知道这意思是要她多给我一些空席。她不开口。但到夜里，我热得醒来的时候，却仍然看见满床摆着一个“大”字，一条臂膊还搁在我的颈子上。我想，这实在是无法可想了。

但是她懂得许多规矩；这些规矩，也大概是我所不耐烦的。一年中最高兴的时节，自然要数除夕了。辞岁之后，从长辈得到压岁钱，红纸包着，放在枕边，只要过一宵，便可以随意使用。睡在枕上，看着红包，想到明天买来的小鼓，刀枪，泥人，糖菩萨……。然而她进来，又将一个福橘放在床头了。

“哥儿，你牢牢记住！”她极其郑重地说。“明天是正月初一，清早一睁开眼睛，第一句话就得对我说：‘阿妈，恭喜恭喜！’记得么？你要记着，这是一年的运气的事情。不许说别的话！说过之后，还得吃一点福橘。”她又拿起那橘子来在我的眼前摇了两摇，“那么，一年到头，顺顺流流……。”

梦里也记得元旦的，第二天醒得特别早，一醒，就要坐起来。她却立刻伸出臂膊，一把将我按住。我惊异地看她时，只见她惶急地看着我。

她又有所要求似的，摇着我的肩。我忽而记得了——

“阿妈，恭喜……。”

“恭喜恭喜！大家恭喜！真聪明！恭喜恭喜！”她于是十分喜欢似的，笑将起来，同时将一点冰冷的东西，塞在我的嘴里。我大吃一惊之后，也就急而记得，这就是所谓福橘，元旦辟头的磨难，总算已经受完，可以下床玩耍去了。

她教给我的道理还很多，例如说人死了，不该说死掉，必须说“老掉了”；死了人，生了孩子的屋子里，不应该走进去；饭粒

落在地上，必须拣起来，最好是吃下去；晒裤子用的竹竿底下，是万不可钻过去的……。此外，现在大抵忘却了，只有元旦的古怪仪式记得最清楚。总之：都是些烦琐之至，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非常麻烦的事情。

然而我有一时也对她发生过空前的敬意。她常常对我讲“长毛”。她之所谓“长毛”者，不但洪秀全军，似乎连后来一切土匪强盗都在内，但除却革命党，因为那时还没有。她说得长毛非常可怕，他们的话就听不懂。她说先前长毛进城的时候，我家全都逃到海边去了，只留一个门房和年老的煮饭老妈子看家。后来长毛果然进门来了，那老妈子便叫他们“大王”，——据说对长毛就应该这样叫，——诉说自己的饥饿。长毛笑道：“那么，这东西就给你吃了罢！”将一个圆圆的东西掷了过来，还带着一条小辫子，正是那门房的头。煮饭老妈子从此就骇破了胆，后来一提起，还是立刻面如土色，自己轻轻地拍着胸脯道：“阿呀，骇死我了，骇死我了……。”

我那时似乎倒并不怕，因为我觉得这些事和我毫不相干的，我不是一个门房。但她大概也即觉到了，说道：“像你似的小孩子，长毛也要掳的，掳去做小长毛。还有好看的姑娘，也要掳。”

“那么，你是不要紧的。”我以为她一定最安全了，既不做门房，又不是小孩子，也生得不好看，况且颈子上还有许多灸疮疤。

“那里的话？！”她严肃地说。“我们就没有用么？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

这实在是出于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惊异。我一向只以为她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罢了，却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从此对于她就有了特别的敬意，似乎实在深不可测；夜间的伸开手脚，占领全床，那当然是情有可原的了，倒应该我退让。

这种敬意，虽然也逐渐淡薄起来，但完全消失，大概是在知道她谋害了我的隐鼠之后。那时就极严重地诘问，而且当面叫她阿长。我想我又不真做小长毛，不去攻城，也不放炮，更不怕炮炸，我惧惮她什么呢！

但当我哀悼隐鼠，给它复仇的时候，一面又在渴慕着绘图的《山海经》了。这渴慕是从一个远房的叔祖惹起来的。他是一个胖胖的，和蔼的老人，爱种一点花木，如珠兰，茉莉之类，还有极其少见的，据说从北边带回去的马缨花。他的太太却正相反，什么也莫名其妙，曾将晒衣服的竹竿搁在珠兰的枝条上，枝折了，还要愤愤地咒骂道：“死尸！”这老人是个寂寞者，因为无人可谈，就很爱和孩子们往来，有时简直称我们为“小友”。在我们聚族而居的宅子里，只有他书多，而且特别。制艺和试帖诗，自然也是有的；但我却只在他的书斋里，看见过陆玕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还有许多名目很生的书籍。我那时最爱看的是《花镜》，上面有许多图。他说给我听，曾经有过一部绘图的《山海经》，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可惜现在不知道放在那里了。

我很愿意看看这样的图画，但不好意思力逼他去寻找，他是很疏懒的。问别人呢，谁也不肯真实地回答我。压岁钱还有几百文，买罢，又没有好机会。有书买的大街离我家远得很，我一年中只能在正月间去玩一趟，那时候，两家书店都紧紧地关着门。

玩的时候倒是没有什么的，但一坐下，我就记得绘图的《山海经》。

大概是太过于念念不忘了，连阿长也来问《山海经》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我向来没有和她说过的，我知道她并非学者，说了也无益；但既然来问，也就都对她说了。

过了十多天，或者一个月罢，我还很记得，是她告假回家以